

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西湖二集 第三十四卷 胡少保平倭戰功

附緊要海防說並救荒良法數種
虎頭人最苦，結局在錢塘。
東海小明王，溫台作戰場。

這四句是嘉靖初年杭州的謠言。從來謠言是天上熒惑星精下降，化為小兒，倡布謠言。始初人不解其意，後便句句應驗。「東海小明王」者，徐海作亂於東海，稱「小明王」也。「溫台作戰場」者，那時倭亂，溫、台無不殘破也。「虎頭人最苦」者，應募之人多處州，「處」字是「虎」字頭也，其殺死尤多。「結局在錢塘」者，賊首王直被胡少保擒來斬於錢塘市也。

話說嘉靖三十一年起，沿海倭夷焚劫作亂，七省生靈被其荼毒，到處屍骸滿地，兒啼女哭，東奔西竄，好不悽慘。直到三十六年十一月被胡少保用盡千方百計、身經百十餘戰，剪滅了倭奴，救了七省百姓，你道這功大也不大！如今現成享太平之福，怎知他當日勘定禍患之難，不知費了多少的心血！後來烏盡弓藏，蒙吏議而死，說他日費鬥金。看官，那《孫武子》上道：「興師十萬，日費千金。」又說道：「重賞之下，必有勇夫。」征戰之事，怎生銖銖較量，論得錢糧？又說他是奸臣嚴嵩之黨。從來道，未有權臣在內，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，所以岳飛終死於秦檜之手，究竟成不得大功。英雄豪傑任一件大事在身上，要做得完完全全，沒奈何做那嫂溺叔援之事，只得卑躬屈體於權臣之門，正要諒他那一種不得已的苦心，隱忍以就功名，怎麼絮絮叨叨，只管求全責備！願世上人大著眼睛，寬著肚腸，將就些兒罷了，等後來人也好任事。有詩為證：

烏盡弓藏最可憐，到頭終有惡因緣。
掃除七省封疆亂，聽我高歌佐酒筵。

這一回事體繁多，看官牢記話頭。話說那倡亂東南騷擾七省的是誰？姓王名直，號五峰，徽州歙縣人，少時有無賴潑撒之氣，後年漸大，足智多謀，極肯施捨，因此人皆崇信他。相處一班惡少，葉宗滿、徐惟學、謝和、方廷助等，都是花拳繡腿，好剛使氣，三十六天罡，七十二地煞之人。王直一日說道：「如今都是紗帽財主的世界，沒有我們的世界！我們受了冤枉，那裡去叫屈？況且糊塗貪賊的官府多，清廉愛百姓的官府少。他中了一個進士，受了朝廷多少恩惠，大俸大祿享用了，還只是一味貪賊，不肯做好人，一味害民，不肯行公道。所以梁山泊那一班好漢，專一般的是貪官污吏。我們何如到海外去，逍遙歡哉之為樂也呵！」眾人都拍掌笑道：「此言甚是有理。」因此大動其心。王直因問母親汪嫗人道：「我生之時，可有些異兆麼？」汪嫗人道：「有異兆。生你之時，夢大星入懷，旁邊有個峨冠的大叫道：『此孤矢星也。』已而大雪，草木皆冰。」王直歡哉樂也的笑道：「天星入懷，斷非凡胎。草木皆冰，冰者，兵象也，上天要把兵書戰策與我哩！」因而遂起邪謀。

嘉靖十九年，遂與葉宗滿這一班兒到廣東海邊打造大船，帶硝磺、絲綿違禁等物，抵日本、暹羅、西洋諸國，往來互市者五六年，海路透熟，日與沿海奸民通同市賣，積金銀無數。只因極有信行，凡是貨物，好的說好，歹的說歹，並無欺騙之意。又約某日付貨，某日交錢，並不遲延。以此倭奴信服，夷島歸心，都稱為「五峰船主」。王直因漸漸勢大，遂招聚亡命之徒徐海、陳東、葉明等做將官頭領，傾資勾引倭奴門多郎，次郎、四郎等做了部落。又有從子王汝賢、義子王激做了心腹。從此兵權日盛，威行海外，呼來喝去，無不如意。那時廣東有一伙海賊陳四盼，自為一黨，王直與他有仇，遂用計殺了陳四盼這一黨，因而聲言：「我宣諭本朝，請開互市。」官府不許他開互市，只叫將官饋米百石以為犒賞之資。王直大怒，大驚官府，將米投之海中，遂激怒眾倭奴道：「俺請開互市，彼此公平交易，都有利息，並不擾害你中國。你不許俺開互市，是絕俺們生意。俺們不免殺人中國搶擄罷。」眾倭奴一齊歡哉樂也。踴躍從命。

三十一年二月，王直遂吩咐倭奴殺人定海關，自己提大兵泊在烈港，去定海水程數十里。沿海亡命之徒，見倭奴作亂，盡來從附，從此優船遍海為患。是年四月，攻破遊仙寨，百戶秦彪戰死。又寇溫州，破台州黃岩縣，殺掠極慘，苦不可言，東南震動。三十二年四月，倭犯杭州，指揮吳憲率領僧兵戰於赭山，盡被殺死。又陷昌國城，百戶陳表戰死。從此優船至直隸、蘇、鬆等處，登岸殺掠。參將俞大猷率領舟師數千，圍王直於烈港，王直以火箭突圍而走，從此怨中國益深，又看得官兵不在眼裡。遂打造大海船聯舫，方一百二十步，每船可容二千人。柵木為城，為樓櫓四門，城上可以跑馬往來，屯聚在薩摩洲的鬆浦津，稱為「京城」，自稱為「徽王」，分佈各頭目控制要害之地，共有幾處：

豐前 豐後 築前 築後
肥前 肥後 薩摩 日向
大隅 九州 前平 馬肥
飛蘭 烏淵 沉馬 美美
花腳踏 太津村 何馬 屈沙
他家是 卒之毛兒 空居止
通明 巨甲 廟裡 日高

共有三十六島，都是他部下，聽其指揮。遂分兵四面殺掠，攻陷臨山城。六月，寇嘉興、海鹽、澉浦、乍浦、直隸、上海、松江、嘉定、青村、南匯、金山衛、蘇州、崑山、太倉、崇明等處，或聚或散，出沒不常，凡吳越之地，經過村落市井，昔稱人物阜繁，積聚殷富之處，盡被焚劫。那時承平日久，武備都無，到處陷害，屍骸遍地，哭聲震天。倭奴左右跳躍，殺人如麻，姦淫婦女，煙燄漲天，所過盡為赤地。柘林、八團等處都作賊巢。三十三年二月，又分兵入掠，賊從赭山、錢塘至曹娥，涉三江、瀝海、餘姚，直走定海之王家團。復有一支盤據普陀山，焚劫海鹽、龍王塘、乍浦、長沙灣、嘉興、嘉善等處。又有一支攻崑山、蘇州、松江等城。既又奔蕭山，分寇臨山、瀝海、上虞，轉攻嘉興。官兵與賊戰於孟家堰，指揮李元律、千戶薛虞、宋應蘭戰死。又賊四十餘人突入百家山，百戶趙軒、梁喻戰死。又寇沈家河、智扣山、黃灣等處，都司周應禎戰死。又寇蒲門、壯士所，乘舟遁出金山洋，突入鬆門關，薄於靈門、台州。又賊二百餘人登自海門港，直攻台州、仙居、新昌、嵛縣，屯於紹興柯橋村。又賊二千餘人，焚劫嘉善，廣西領兵百戶賴榮華戰死。三十四年正月，領兵僉事任環與賊戰於吳松江彩掬港，殺賊二百餘人，被他埋伏一支兵殺來，我兵敗了一陣。四月，賊眾四千攻圍金山城，寇常熟。

且說海上一支最盛的賊兵是徐海，混名「明山和尚」，自稱為「小明王」，原是徐惟學的姪子。先前徐惟學把徐海做當頭，當在大隅州夷人之處，借錢使用。後來徐惟學到廣東南岬，被守備指揮殺了，大隅州夷人問徐海取討原銀。徐海道：「待俺搶擄來還你便是。」遂同倭酋辛五郎聚舟結黨，多至數萬人，入南京、浙西諸路，屯據柘林、乍浦。率數千人，水陸並進，聲言先攻嘉興，次及杭州。那時無兵可恃，軍民洶洶，好生慌張。

雖然兵勢多洶湧，幸有持危勸亂人。

這勘定禍亂之人姓胡，雙諱「宗憲」，號梅林，乃徽州之績溪人也。嘉靖戊戌年進士。其人有倜儻之才，英雄之氣，機變百出，胸藏韜略，智諳孫、吳。初作餘姚知縣，朝廷知其有才，即欽取為浙江監察御史。那時胡公正巡浙東台、溫諸郡，見了這報，連日夜到於嘉興地方。適倭奴從嘉善殺來，迤邐近城外，城中百姓震恐。胡公道：「兵法攻謀為上，角力為下，況且如今無兵，何以處之？」因暗暗取酒百餘瓶，將泥頭鑽通，放毒藥於酒中，仍舊塞好，載了兩船，選有膽量機警、走得快的兵士假扮解官，解酒賜軍。船頭上掛了號牌，故意載到賊人所過之處，見賊人殺來，即忙解去冠帶逃走。賊人遂不疑心，走報倭酋。倭酋正在口渴之際，見了此酒，都歡哉樂也的笑。打開泥頭，一陣馨香撲鼻，遂開懷放量而飲之，卻不是《水滸傳》道「倒也，倒也」！胡公又命

村市酒家，都放了毒藥，償以酒價；民家所有之米，浸以藥水，潛地逃去。賊人爭先飲酒，取米煮飯，食者都死。四五停中死了一停。雖然如此，爭奈賊人甚多，我兵甚寡，兼且每每戰敗之餘，人心畏懼。適值宣慰司彭蓋臣領土兵數千到，甚是雄壯可用。胡公恐其恃勇輕進，有犯禁忌，叫人對彭蓋臣說道：「賊人甚是狡猾，但可用智，不可力敵；最善於埋伏，且知分合之勢，我兵常為其所誘。宜分奇正左右翼擊，防其衝圍，切須仔細。」彭蓋臣不聽胡公之言，到於石塘灣，兩軍相接，彭蓋臣恃勇輕進，果被伏兵殺敗，墮賊之計，始大懊悔，遂有潰志，遠近震駭，眾人失望。胡公道：「如此則我處無兵，其事立敗矣。」遂親到軍營宣諭慰安道：「勝敗兵家之常，何足介意？你因不知地利，誤中賊計。我聞賊人頭目多死，眾無統領，況久不得食息，此必敗之道，甚不足畏。」胡公見苗兵多無衣甲器械，遂命各當舖出舊衣頒給，又賜錢帛牛酒飲食，又叫各工打造器械，特懸重賞。苗兵感激思奮。胡公見苗兵可用，遂指畫石塘地形曲折，吩咐道：「你把兵分為三隊，一隊為前鋒，從塘路進；一隊為奇兵，伏於道左；一隊為水兵在船，環列道右，防其奔逸，都在前鋒數里之後。前鋒迎敵，詐敗佯輸而走，走到伏兵之處，放炮一聲，伏兵盡起，三面合圍剿賊，無有不勝之理。」仍令土人引導，彭蓋臣一聽胡公之計，賊果大敗而逃，逃到平望。又別有苗兵一支屯在平望，適值總督張經從松江兼程而來，又永順宣慰彭翼南復從湖西來；胡公得知兩路有兵，遂檄參將盧鏜與總兵俞大猷統浙直狼土兵，躬穿甲冑，親自激勵，馳馬趨出，四面合圍，軍聲大振。賊人大敗，逃還王江涇，被我兵斬倭首三千餘級，溺水死者不計其數，因改名為「滅倭涇」。蓋前此以來戰輪者心膽俱喪，只道倭奴如鬼神一般不可犯。自此之後，方知賊甚可殺，人人有鬥志矣。此初出茅廬第一功也。

餘外敗殘倭賊，一支走崇德到省城，一支寇蘇州、常熟，都是內地奸民為之嚮導。常熟知縣王鐵與致仕參政錢泮被殺；又攻圍江陰，連月不解，府援兵不至，知縣錢鏐死之；又寇唐行鎮，游擊將軍周璠戰死。又有賊九十人自錢塘白沙灣入奉化仇村，經金峨突七里店，寧波百戶葉紳戰死；從寧波走定海崇丘鄉，又到鄞江橋，歷小溪、樟村，寧波千戶韓綱戰死。又走通明壩，渡曹娥江，時御史錢鯨便道還慈溪，被賊殺死。慈溪無城，知縣負印而走，殺鄉宦副使王燭、知府錢煥、焚劫士民，極其慘毒。又過蕭山，渡錢塘，入富陽、嚴州，寇徽州之績溪，參將盧鏜以勁兵出油口溪扼住。賊奔太平府，渡彩石江，逼南京城下，京營把總朱襄、蔣陸被殺，城門晝閉。賊又東掠蘇州，到處焚劫。朝廷遂把總督張經拿進京去，因胡宗憲有才略可大任，遂進都御史提督軍務。

胡公到任八日，聞幕府麾下募卒只得三千人，又俱老弱之人，原舊所征四川、湖廣、山東、河南諸兵又罷去所恃緩急者，唯容美土兵千人及參將宗禮所領河朔兵八百人而已。南北諸倭共有萬數之多，眾寡不敵。胡公細細想道：「賊人進退縱橫，都按兵法，決然是王直坐中軍帳調撥人馬無疑。如今騷擾的都是王直部落，畢竟要著人到王直處說他投降中國，封以官爵，然後離散他的黨羽，漸漸可擒也。」計議已定，先前曾把王直之母親、妻子監禁金華府獄中，如今便即時放出，與以好衣食，把他好宅子居住。遂上本請朝廷移諭日本國王，要他禁戢部落，其實察王直消息也。朝廷從其請。胡公遂選兩個能言舌辯的秀才，一名蔣洲，一名陳可願，充為市舶提舉官以行。胡公授密計於兩個秀才道：「王直越在海外，難與他角勝於舟楫之間，要須誘而出之，使虎失其負隅之勢，乃可成擒耳。」又說道：「王直南面稱孤，身不履戰陣，而時遣部落侵我邊疆，是直常操其逸，而以勞疲中國也。要須宣佈皇靈，攜其黨羽，則王直勢孤，自不能容，然後勸之滅賊立功，以保親屬，此上策也。」蔣洲二人領計而行。這兩個生員不比南安府學生員陳最良腐儒沒用。有分教：

海外國王做了一字齊肩王，徽州王直做了法場上王直。蕩平三十六島烽煙，掃除三十六年

血跡。

有《牡丹亭記》曲為證：

兵如鐵桶，一使在其中。將折簡，去和戎，你志誠打的賊兒通。雖然寇盜奸雄，他也相機而動。你這書生正好做傳書用。仗恩台一字長城，借寒儒八面威風。

不說這兩個生員正要起身。軍中拿到一個倭酋董二，細細審問，果盡是王直調撥，不出胡公所料。朝廷知胡宗憲灼見禍本，降璽書褒勞，遂命胡宗憲總制七省，將滅賊之事盡以委之。另升阮鶚為浙江都御史，協力剿賊。御史金浙、陶承學上本請立賞格，有能主設奇謀生擒王直者，封伯爵，賞萬金。詔從其說。三十四年十一月，兩生員到於五島，遇王直義子王激，說道移諭日本國王之事。王激道：「怎生要去見國王？這裡有一位徽王，是三十六島之尊。只要他去傳諭便是，見國王有何益哉！」明日，果然王直到客館來，見這兩位生員。這王直怎生打扮？

頭上戴一頂束髮飛魚冠，身上穿一件窄袖絳龍袍，腰間係一條怪獸五絲碧玉鈎，腳下蹬一雙海馬四縫烏皮靴。左日月，右五星，或畫鈺瓶花勝之形，或書左輪右輪之字。寶刀如霜雪，羽扇似宮旗。果然海外草頭王，真是中國惡羅刹。

王直出來相見，左右帶刀簇擁之人甚多，真有海外國王氣象。分賓主而坐，坐定，序說鄉曲之情，次後便開口道：「總督公與足下同鄉里，今特遣我二人來，敬問足下風波無恙否？」王直謝道：「我乃海外通臣，何足掛齒？今蒙總督公念鄉里之情，遠來問訊，感謝感謝！」蔣洲道：「總督公說，足下稱雄海曲，何等雄偉，卻怎生公為盜賊之行？」王直怒道：「總督公之言差矣。我為國家驅盜，怎生反說我為盜？」蔣洲二人齊聲道：「足下招集亡命，糾合倭夷，殺人搶擄，就如坐地分贓一般。即使足下未必如此，然為天子外臣，自當為天子捍衛沿海封疆，以見足下忠義之心。今任部落殺人搶擄，騷擾中國，足下即非為盜，不可不謂之縱盜也。」王直方才語塞。陳可願道：「總督公念同里之情，不然統領數十萬雄兵，益以鎮溪麻寮大刺土兵數萬，揚帆而來，足下欲以區區彈丸小島與之抗衡，何異螳螂之臂以當車轍也。」蔣洲道：「總督公推心置腹，任人不疑，將足下太夫人、尊閭夫人俱拔出於獄中，待以非常之隆禮，美衣好食，供給華美，則總督公以同鄉里之心可知矣。何不乘此時立功以自贖，保全妻子，此轉禍為福之上策也。」王直省悟，大動其心。始初王直聞母親、妻子被殺，心甚忿忿，每欲入犯金華，以報母妻之仇。如今聽得蔣洲三人說母親、妻子活到現在，心中遂歡哉樂也，因有渡海之謀。就與部下心腹計議，謝和等道：「今日之事，豈可便去？俺這裡差一個至親到那邊效力，以堅其心。待那邊不疑，然後全師繼進，方成事體。不然，他便看得俺們不在心上了。」王直歡哉樂也的笑道：「妙算妙算。」遂假以宣諭別島為名，留蔣洲在島，先叫葉宗滿、王汝賢、王激同陳可願到於寧波。

先是陳可願進見，胡公一一問了備細，方才葉宗滿等進見，道：「王直情願歸順中國，今宣諭別島未回，所以先遣葉宗滿等投降，情願替國家出力。成功之後，他無所望，只願年年進貢，歲歲來朝，開海市通商而已。」胡公道：「開市之事何難，吾當奏請。」遂上本乞通海市，朝廷許之。胡公大喜道：「虜在吾掌中矣。」先前曾有零星小賊百餘人，屯於舟山為亂，胡公遂遣葉宗滿協同官兵剿賊。葉宗滿初來，要立頭功，耀武揚威，把這百餘人殺盡。胡公上本稱功犒勞，葉宗滿、王激等大笑道：「這何足為功？若吾父至，當取金印如斗大也。」胡公大加稱賞。

三十五年三月，徐海統精兵萬餘人逼乍浦城，登岸焚舟，令人死戰。又招柘林賊陳東所部數千人並力攻乍浦城，聲息甚急。胡公故意與王激計議道：「你能與我殺此賊否？」王激始初殺這百餘人不過是假獻慇懃之意，那徐海正是同伙心腹，怎肯殺？便道：「這事我做不來，要我父親來方好。」遂留夏正、董華、邵岳輔、王汝賢在軍門自以招父親為名，與葉宗滿開帆而去。王激去後，忽探事人來報，說徐海要分兵掠江淮，截住救兵，徐海自要屯據乍浦，下杭州，席捲蘇、湖，以窺南京。胡公遂分遣兵屯於澈浦、海鹽之間，為犄角之勢，自引兵到塘棲。徐海聞得新總督就是前日巡按，大有智謀，曾在王江涇被他戰敗，心裡有些忌憚，遂罷乍浦之圍，不敢復窺杭州。遂略峽石，到皂林，出烏鎮而來。胡公度蘇、湖之間，唯鴛湖為四戰之地，遂檄河朔兵自嘉興入駐勝墩，又以吳江水兵當其前，湖州水兵在其後，胡公自引麾下募卒及容美土兵縱橫擊殺。賊人大敗而走。又戰，又大敗而走。賊人大怒，都鼓噪而來，浙江都御史阮鶚見勢洶湧，遂乘小舟入保桐鄉。參將宗禮、霍貫道是河朔第一驍將，能征慣戰之人，大呼「殺

賊」力戰，矢炮如雨，無不一以當百，殺賊數百。宗禮、貫道二將軍各手刀十餘人，徐海中炮而去。貫道對宗禮歎息道：「再得火藥數門，便可以了此賊矣。」賊知火藥俱無，復來戰，貫道、宗禮遂力戰而死，眾兵大敗，賊人乘勝圍了桐鄉。

那時胡公領兵將到崇德，聞得此報，出涕道：「河朔之兵既敗，此處甚危。賊既圍桐鄉，倘分兵來攻崇德，兩處都圍，怎生策應？」遂急回省城，調各路官兵去救桐鄉。一邊計議道：「王直與徐海相為唇齒，王直既已投順，徐海獨不可說他投順乎？」又遣陳可願生員到徐海營中道：「王直既已遣子來投順，朝廷已赦其罪犯矣，公何不乘此時解甲自謝，投順中國，異日名標青史。不然，恐日後不可保也。」徐海果聽其言，叫一個酋長過來說：「情願投順中國，願解桐鄉之圍，只要多少貨物，送與別個倭酋，勸他解圍。」胡公就以銀牌衣幣之類，極其繁盛，賜與來酋。一邊將金銀交付，一邊叫軍士都刀出鞘、弓上弦，層層圍攏，擺了密札札的干戈，盔甲鮮明，耀武揚威，以見其盛。酋長得了這若干貨物而去，又見兵強將勇，好生利害，心裡有些忌憚，一一與徐海說知，勸他投順。徐海另叫一個酋長來謝，胡公亦如此禮待。那酋長心裡亦有忌憚之意，徐海方才死心塌地情願投順。獨陳東疑心徐海得了胡公貨物，不肯解圍。徐海再三勸他解圍，陳東只是不肯，以此兩個有些不和。徐海勸陳東不轉，遂自到桐鄉城下，招呼城上的人道：「我已聽總督胡爺之命，解圍而去，獨東門這一支，是陳東統領，他不聽吾言，不肯解圍，你們可自用心提防。」說罷，解了桐鄉之圍，吹風胡哨而去。陳東一邊做造樓櫓，用撞竿撞城，幾乎撞壞。幸得一人獻計，做就極粗壯綿索，等撞竿來時，把綿索垂下，牽挽而上斬之，那撞竿都用不著。又叫鐵匠熔成鐵汁，灌於城下，賊人盡皆焦爛而死，不敢近城。陳東連日夜攻城不破，又見徐海解圍而去，算得單絲不成線、孤掌豈能鳴，只得也解圍而去。都御史阮鶚方才脫得重圍，時五月二十三日也。

方才解得重圍，忽探事人來報，上海賊寇萬餘，要從吳淞江而來，將到嘉善地方。胡公計議道：「倘徐海與上海賊寇又合為一，怎生區處？狼子野心，未可盡信。況且他前日焚舟死戰，縱使要到海外去，已無舟可渡，何如多賞他些金帛，要他剿殺上海這一支賊寇，等他搶了那些船隻，方才可以渡海而去。」遂著人多賞金帛勞徐海，要他如此而行。徐海見了金帛，果然歡欣樂也，大動其心。就統領部下各酋預先走到朱涇，大殺一陣，斬首數千，上海賊慌張，連夜逃走，徐海以此不曾奪得那些船隻。上海賊正要逃走出海，被胡公預先差參將俞大猷暗伏一支精兵於海口，殺得個罄盡。原來倭酋交戰之時，左手持著長刀殺戰，卻不甚利便，其右手短刀甚利，官兵與他交戰，只用心對付他左手長刀，卻不去提防他右手短刀，所以雖用心對他長刀之時，而右手暗暗掣出短刀，人頭已落地矣。胡公細細訪知此弊，卻叫軍士專一用心對付他右手短刀，因此得利。自此便有殺手之處，所以殺得罄盡。徐海得知這個消息，心中甚是感激胡公，又見他兵強將勇，難與爭鋒，一發的死心塌地情願歸順，遂把自己所戴飛魚冠並海獸皮甲、名劍數十種稀奇之物，獻與胡公，遣弟徐洪來隨侍。

胡公訪得徐海部下一個書記葉麻，最是狡猾，若不先除去，恐敗大事。兵家莫妙於用間，又訪得徐海帳中一個壓寨夫人王翠翹，原是山東妓女，姿色絕世，善於歌舞，被徐海搶來做了壓寨夫人，極是寵愛，言聽計從，就像當日李全的妻子楊媽媽一般，同坐於中軍帳中。還有一個妓女名綠珠，也是搶來做壓寨夫人，雖比不得王翠翹的寵愛，卻也能添言送語。胡公卻要在這兩個女人身上做那離間的妙法，著一個原係王翠翹識熟之人，前日曾被徐海搶去，徐海吩咐砍頭，王翠翹在於座上認得是舊時熟識之人，忙叫「刀下留人」，救其性命。因此胡公就著這個人去，賈了許多金銀財寶、珠花彩幣、奇巧簪花錦繡之類，送與王翠翹、綠珠二人，要他二人在徐海面前添言送語，說葉麻、陳東二人不可信用，恐誤大事，當縛送胡爺軍前，以見投順真切之心。徐海果是枕邊之言一說就聽。從來道：

隨你乖如鬼，也吃洗腳水。

話說徐海聽信王翠翹二美人之言，便綁縛葉麻送與胡公。胡公大喜，厚加金銀賞賜，又要他綁縛陳東來獻。那陳東是薩摩王兄弟帳下的書記，徐海難以綁獻，還在孤疑之間。胡公心生一計，獄中取出葉麻來待以酒食，假以恩義結他，教他詐寫一封書付與陳東，要陳東暗地用計殺害徐海。這一封書卻不明付與陳東，故意將來洩漏於徐海。徐海拆來看了，怒氣沖天，恨陳東入骨，將這封書把與王翠翹看。王翠翹一發添言送語，故意激怒徐海，徐海大怒，從此決要騙陳東來綁縛獻與胡公。

那時嘉靖爺見海賊荼毒生靈，連年不已，自虔禱於齋壇之中，又著工部尚書趙文華提督軍務，統領涿州、保定、河間及河南、山東、徐、沛等兵南來殺賊。浩浩蕩蕩，殺奔前來，斬獲甚多，兵威大振。趙文華要同胡公一齊進剿，胡公已知徐海十分之中倒有九分要殺陳東之意，若一齊進剿，恐兩人仍舊同心合力，反為不美，待他從容圖了陳東，再殺徐海，未為遲也。趙文華遂停住進擊之兵，一邊就遣前日胡公所遣游說之人，吩咐道：「你與我去宣諭徐海，他連年入犯中國，侵我邊疆，罪不容於死。今朝廷命我統二十萬雄兵，要來剿滅，若不綁縛陳東，斬千餘首級來獻，教我怎生回奏朝廷？若果如此，我與督府胡爺上本赦其罪犯。不然，雄兵二十萬，四面剿殺，將盡為齏粉，那時悔之晚矣。」這使人到徐海營中，將趙尚書話說了一遍，徐海甚是恐懼，遂取出搶擄來的金珠貨物一二千金之數，送與薩摩王兄弟，只說要請陳東代署書記。陳東一來，徐海連夜綁縛了獻與胡公。胡公大喜，賞賜非常。

自徐海獻了葉麻，如今又獻了陳東，從此各酋長洵洵，心下不服。徐海見各酋長心懷不服，從此不敢回到巢穴，恐各酋長乘機剿殺；若要搶掠船隻出海，又恐官兵在海口截住廝殺，不容出海；欲要列營仍拒官兵，想既投順中國，怎生又好變更？事在兩難之際，日與王翠翹商議。那王翠翹是忠於我國之人，不比李全的楊媽媽，宋朝封了討金娘娘，還要去海賊。學他范蠡載西施故事，力勸丈夫一心投順中國，休得二心三意，把前功盡棄。胡公也知徐海事在兩難，又著人說他道：「我要寬你之罪，爭奈趙尚書說你連年搶劫，殺掠居民，罪大惡極。須要建功立業，替我出力，斬千餘首級來謝，趙爺方才肯以奏本封你官爵。」徐海思量背又背不得，逃又逃不得，王翠翹又日催他投順，沒極奈保，只得設一計道：「我於十七日引眾倭酋出海，你官兵伏在乍浦城中，不要走漏消息。我離乍浦城半里，列成陣勢，假號召眾人，搶到海船之上，我自執大旗一面，麾將起來。官兵在乍浦城中放起號炮，從城中搶將出來，兩邊夾擊，包你一戰成功。」約得端正，果然十七日，徐海引了各酋長離乍浦城半里之路，擺成陣勢。各處倭奴都趨到海邊，爭先搶擄船隻，果然徐海手執大旗一面，麾將起來。官兵在城上望見號旗麾動，即便放起號炮，開了城門，乘機殺出。那時倭奴都爭先走到海岸，官兵從後面一齊掩殺過去，出其不意，殺了他數百人，沒水死者不計其數，官兵得勝而回。徐海用計勾引官兵，暗暗襲殺了這一陣，自以為莫大之功，叫人來說，願率領部下各酋長到轅門投降。胡公應允，約定八月初二日來轅門投降。

那時胡公統兵在平湖城中。你道徐海好狡，約定八月初二日，他卻暗暗算計，恐怕這日有變，預先一日率領倭酋五六百人，都是戎裝披掛，戴甲持刀，擺列在平湖城外，軍勢極其雄壯，自己率領百餘倭酋，甲冑而入平湖城中以求款，胡公道：「受降如受敵，此非輕易之事。」遂叫兵士林立於轅門內外，方才大開轅門，放徐海等百餘人進來參見。徐海俯伏丹墀之下，叩首謝罪。胡公大聲吩咐道：「你不守王法，騷擾沿海居民，罪大惡極，今既內附，朝廷盡赦汝等之罪，當與朝廷出力，慎勿再為惡逆也。」徐海叩首稱：「天皇爺爺，死罪死罪。」遂賜銀牌彩緞犒勞，徐海百餘人叩首而出。胡公見徐海不依日期而來，又甲冑而進，曉得他明是狼子野心，若不剿除，終為後患。只是手下尚有千餘人，甚是狡猾，難以驅除。況且永保之兵尚未調到，只得隱忍，叫徐海自擇一個便地屯紮。徐海看得沈家莊寬闊，甚可屯紮。那時是八月八日，胡公又恐肘腋之間一時生變，難以撲滅，遂星夜著人催促永保這一支兵來。又恐徐海疑心，時時將金銀酒食犒勞。遂與趙文華計議道：「吾聞善用兵者莫妙於用間，待其自相殘殺，可以不勞而定。如今陳東之黨，本與徐海不和，只因事迫，所以合而為一。若彼二人同心，非我之利也。今沈家莊有東西兩處，中隔一條大河，如叫他分為兩處屯開，彼此參差，久之自然有變生於其間。我因其變而圖之，省多少氣力！」計議端正，果是：

計就月中擒玉兔，謀成日裡捉金烏。

話說胡公與趙文華計議妙策，就著人宣諭徐海，叫徐海自己屯於東沈家莊，陳東一支屯於西沈家莊。徐海不知是計，盡依胡公之說，彼此分屯開了。那時永保這支兵已取到。胡公見永保兵到，心中膽壯，便日日算計思量要圖這徐海。恰好徐海送二百金於胡公要買酒米，胡公乘機將慢發毒藥藏於酒米之中，送與徐海；又獄中取出陳東來，待以恩禮，叫陳東詐寫一封書付與其黨道：

「海已約官兵夾剿汝輩矣，汝輩須好生防備，休得有失。」陳東之黨得了這一封書，各人吃了一驚，都做準備。那時是八月二十五

日，陳東之黨遂夜埋伏幾個巡哨之人，在於東沈家莊側，探聽消息。那時徐海心中頗覺疑懼，也恐陳東之黨暗暗來圖，遂著兩個酋長一個背了王翠翹、一個背了綠珠，悄悄從小海而走，要托付於胡公，以見托妻獻子，決無二心之理。誰知兩個酋長背了王翠翹、綠珠二人出來正走，卻被伏路巡哨之人窺見，登時報於陳東之黨。陳東之黨大驚，就勒兵前來，邀奪了王翠翹、綠珠二人；到於徐海之莊，大喊道：「你瞞俺們做得好事，你要殺俺們，俺們難道只是自死，大家同死罷！」正是：

金風未動蟬先覺，暗送無常死不知。

說罷，便拈槍來刺徐海。徐海急急躲時，腿上中了一槍。眾賊大亂起來，喊聲大舉，互相殺傷。官兵報了消息，胡公親自穿了甲冑，率領官兵四面合圍攏來，保靖兵當先，河朔兵繼後。胡公厲聲叱永保兵奮勇殺人，令各兵人持一束火放火焚燒，銃炮如雷，矢石如雨一般射將進去。徐海走投沒路，只得投河而死，並陳東之黨數千人盡為刀下之鬼。其中還有被毒酒藥死的，遍身烏黑，就如黑鬼模樣，共有三四百人。永保兵拿住王翠翹二人，問他徐海在於何處，王翠翹指河中道：「已死於此矣。」永保兵就河中撈起徐海屍首，斬其驢頭，獻與胡公，胡公將來號令。果是：

喜孜孜馬敲金鑼響，笑吟吟人唱凱歌回。

話說胡公斬了徐海、陳東這兩支賊，這日大賞三軍，犒勞有加，轅門擺設酒筵，大吹大擂，共宴文武將吏。因王翠翹二人用計除了徐海，是大有功之人，這日就著王翠翹二人侑酒。胡公開懷暢飲，飲得大醉，遂戲將王翠翹摟抱懷中為亂。這日便滿座喧嘩，不成規矩。次日胡公酒醒，甚是懊悔，遂把王翠翹指與帳下一個軍官配他。那軍官叩頭謝恩，領了王翠翹到於船上。王翠翹再三歎息道：「自恨平生薄命，墮落煙花，又被徐海擄去。徐海雖是賊人，他卻以心腹待我，未曾有失。我為國家，只得用計騙了他，是我負徐海，不是徐海有負於我也。我既負了徐海，今日豈能復做軍官之妻子乎？」說罷，便投入水中而死。軍官來稟了胡公，胡公不勝歎息，遂把綠珠另配了一人。

再說那徐海部下倭酋辛五郎，見徐海已死，遂率領餘黨，乘舟逃到烈港。胡公差一支兵急去邀截，俘斬三百餘人。辛五郎正要投海而死，被官兵一撈鉤搭住，綁縛了來。胡公命與葉麻、陳東等同囚到京師，獻俘告廟，碎剖其屍梟示。叛臣逆賊，到此一場春夢，又何苦而為之乎！果是：

善惡到頭終有報，只爭來早與來遲。

話說胡公用計誅了徐海這一伙逆賊，恐形跡彰露，變了王直之心，遂將王汝賢等極其撫視，如同嫡親兒子一般，對葉宗滿的兄弟都厚加禮遇，時常與彼同榻而寢，使彼無一毫疑忌之心。又時時對將吏道：「王直與徐海不同，他從來不曾侵我邊疆，原非反賊。但是他倔強，不一來見我，若來見我，我定有以全之也。」王直聞得此言，說胡公是個條直爽快之人，可以欺瞞，不若乘機渡海，以全親屬。況且徐海敗沒之事，王直尚然不知，便道：「我若去見他時，他待得我好便罷，若待得我不好，或不肯全我親屬，我仍舊與徐海為犄角之勢，自有救援，怕他怎的！」遂放大了膽，決意渡海而來。先遣前番來的生員蔣洲回來報了信息。胡公大喜。王直遂著王激、葉宗滿等統領大小海船，銳卒千餘，蜂擁而來，執無印表文，詐稱豐洲王入貢。先把海船泊於岑港，據形勝之地。四圍分佈已定，王直與謝和、方廷助這一班兒多年作惡之人慷慨登舟，灑酒誓眾道：「我昔年泊船烈港之戰，被俞大猷領一支兵來圍我，幸以火箭突圍而走，如今泊船在此，莫信直中直，須防仁不仁，須要謹守提防，休的挫了銳氣。」吩咐已畢，眾倭酋啞啞連聲。胡公曉得俞大猷曾與他有烈港之戰，恐生不測，便預先把俞大猷這支兵調到金山去了，遂命總兵盧鏜代其任。那盧總兵舊曾與王激同在舟山飲酒，撫循倭酋，極其體恤，眾倭酋都與之相好。所以王直坦然不疑，只是日聚眾倭酋，磨刀備劍，砍伐竹木，為開市之計，且索母親、妻子，要求官爵做指揮而已。胡公心中已有定算，便一概應允，仍上疏以安其心。朝廷已知王直為釜中游魚，智力俱非胡宗憲之敵，遂降下詔書道：

王直既稱投順，卻挾倭回來，以市買為詞。胡宗憲可相機設謀擒剿，不許疏虞。致墮賊計。

胡公奉了這紙詔書，卻暗暗藏過，不露一毫蹤影，遂到寧波地方，親自與之對敵。秘密調遣兵將，遂著參將戚繼光、張四維等統領一班能征慣戰之將，保靖、河朔、永保等處之兵，四面遠遠埋伏。凡水陸要害之處，星羅棋佈，刀槍戈戟，成林布列，圍得水泄不通，鴉鳥難飛。方著夏正等數人到於王直營中，以死說他道：「你要保全家屬，開市求官，這是極大之事，難道不到轅門去親自納款投降，可有安坐而得的道理麼？俗語道『脫了褲兒放屁』，怎生得有如此自在之事？若是帶甲陳兵在此，說道，『我來納款』，誰人肯信？今你有大兵千餘在此，你到轅門去參見，總督胡爺敢留你住麼？況且死生有命，命該該死，戰也要死，降也要死，總之一樣都是死，若死於戰，不如還死於降。降還有可生之機，不如降的為妙！」王直聽了此言，甚是不悅。

不說這邊夏正說他投降，且說胡公好計，因王激、葉宗滿來見，便與他一同臥起，極其相好。遂假以眾將官請戰的書，共有十餘篇之多，都放在案上，故意隱隱露將出來與王激看。王激暗暗看了，甚是吃驚。一日晚間，胡公假裝大醉睡去，夢中說話道：「我要活你，所以止住他們，不許他們擅自進兵。你若再不來見我，休得怨我也。」說罷，含含糊糊，大吐滿牀。王激與葉宗滿都一齊聽得，恐怕胡公發兵進剿，遂悄悄寫了一封密書，暗暗付與王直。王直終是疑心，不肯前來。胡公又叫他的兒子王澄齧指血寫書與他父親道：

軍門數年恩養我輩，惟願汝一見，使軍門有辭於朝廷，即許眷屬相聚。汝來，軍門決不留

汝；藉令不來，能保必勝乎？空害一家人耳。男澄頓首百拜齧血書。

胡公又叫邵岳輔、童華等往來游說。王直心中只是狐疑，不肯前來。胡公見王直執戀岑港，已逾五十日，察其神情，終是觀望，不肯來見，只得開關揚帆，一面分調軍兵，四圍進兵。王直細細叫人探視，見四面官兵圍得鐵桶一般，插翅難飛，又知徐海、陳東俱已敗沒，孤立無倚，只得來見。因歎息道：「昔漢高祖見項羽鴻門，怎當得王者不死？縱使胡公騙我，我自有一天命，他怎奈何得我！」遂差酋長來傳說道：「兵不可一日無將，部兵無統，要得王激來營中管領。」胡公秘密計議道：「海上諸賊，只有王直狡猾多智，習於兵戰，且得眾倭酋之心，最為難制，其餘都如鼠子一般，不足為慮，以一犬易一虎，有何不可？」遂遣王激起身。胡公又極其禮待，稱贊他許多好處，杯酒餞行。又贈以許多金銀彩幣寶物之類，王激甚是感激。到於岑港，遂將胡公腹心相待之意說了一遍。王直放心，遂將部落交付與王激，自己輕身而來見，時嘉靖三十六年十一月也。胡公一見大怒，便將王直綁縛，拿付按察司獄中，遂同巡按週斯盛並三司各官定罪道：

王直始以射利之心，違明禁而下海，繼忘中華之義，入番國以為奸。勾引倭夷，比年攻劫，

海宇震動，東南繹騷。雖稱悔禍以來歸，仍欲挾倭以求市。上有乾乎國禁，下貽毒於生靈，惡

貫滔天，神人共怒，問擬斬罪，猶有餘辜！

這一本奏上，不日倒下聖旨，將王直斬首，梟示海濱，妻子給功臣之家為奴，王汝賢、葉宗滿等俱從末減，邊遠充軍。可憐倔強海賊，終作無頭之鬼，亦何苦而為此乎？正是：

從前作過事，今日一齊來。

話說胡公梟了海賊王直之頭，那些海上餘賊，聞知這個消息，驚得魂不附體。果然蛇無頭而不行，鳥無翅而不飛，都一齊亂竄起來，紛紛逃走性命，奔聚於山谷之間。胡公親督官兵，四下裡搜剿，不上一年，殺得個乾淨，蕩平了沿海數十年之患。後來平江西的袁三，平福建的山寇，平廣西的張璉，所到之處，如湯澆雪一般，立刻成功。只因功高權重，人人嫉妒，蒙史議拿進京師，削了籍，死於獄中，人人歎息。後來萬曆二十一年間，兵科給事朱鳳翔慨歎道：「於忠肅之功，功在社稷，子孫雖爵之侯伯，亦未為過。胡宗憲之功，功在東南，子孫亦宜優恤。」遂將於忠肅同胡宗憲奏上一本，其中論胡宗憲道：

嘉靖時奸民外比，島夷內訌，東南蓋岌岌也。先臣少保胡宗憲，以監察御史出而定亂，使

數省生靈獲免塗炭，其功亦豈尋常耶！他如平袁三於江西，平山寇於福建，平張璉於廣西，皆

其餘事勿論。時當王直桀驁，諸酋各擁數萬，分道抄掠，督、撫、總兵皆以僨事論罪，朝廷懸萬金伯爵之賞，向微宗憲悉力蕩平，則堤防不固，勢且滔天。今黃童野叟，謂國家財賦，仰給東南，而東南之安堵無恙，七省之轉輸不絕，九重之南顧無憂者，則宗憲之功，不可誣也。宗憲雖視於謙少遜，然以駕馭風雲之才，吞吐滄溟之氣，攬英雄，廣間諜，訓技擊，習水戰，凡諸備禦，罔不週至，故能鏖數十年盤結之倭，拯六七省焚劫之難。歷陣大戰以百十計，捕獲俘斬以千萬計，此其功豈易易者！若乃高踞謾罵，揮擲千金，以囉一世之俊傑；折節貴人，調和中外，以期滅虜而朝食。此正良工茹荼，心知其苦，口不能言者，而竟以此註吏議。吁！亦可悲矣！蓋於謙之功，功在宗社；宗憲之功，功在東南。於謙之品，白玉無瑕；宗憲之品，瑕瑜不掩。然視之猥瑣齷齪，以金繒為上策，一切苟且冀幸者，相去逖庭。臨事而思禦侮之臣，安得起若人於九原而底定之也！肅皇帝曰：「朕若罪宗憲，後日誰與國家任事！」莊皇帝復其原官賜祭，迨我皇上，又全與祭葬，是宗憲之勤勞，皇祖知之，皇考知之，皇上亦知之矣。宗憲遭酷吏殘破之後，廬舍丘墟，子孫孱弱，吳越士民談及於此，每扼腕而不平。伏望將胡宗憲功次仍加優敘，補以諡蔭，此亦激勸人心之一機也。

朝廷降下旨意，授胡宗憲後裔世襲錦衣衛指揮同知。今杭州吳山下忠慶巷內建有「報功祠」，亦不朽之香火也。當日山陰才子徐文長先生有詩為證：

量兼滄海涵諸島，身作長城障一方。

詎止芳名流簡策，還將偉績著旂常。

今將要緊海防開列於後：

倭奴入寇，隨風所之。東北風猛，則由薩摩或五島至大小琉球；而仍視風之變，北多則犯廣東，東多則犯福建。澎湖島分船，或之泉州等處，或之梅花所、長樂縣等處。若正東風猛，則必從五島，歷天堂官渡水而視風之便，東北多則至烏沙門分（舟宗），或過韭山海關門而犯溫州，或由舟山之南而犯定海，經大貓洋入金塘蛟門。犯象山奉化，由東西廚北湖頭渡。犯昌國，入石浦明。犯台州，入桃渚、海門、鬆門諸港。正東風多，則至李西吞下陳錢分（舟宗），或由洋山之南而犯臨觀，過漁陽山、兩頭洞三姑山入檉浦則犯紹興之臨山、三山，過霍山洋五島，列表平石則犯寧波之龍山、觀海。犯錢塘，過大小衢、徐山，入鯨子門、赭山，薄省城。或由洋山之北而犯青村、南匯，過馬跡潭而西。犯太倉，過馬跡潭而西北。或過南沙而入大江。過茶山，入瞭月嘴，涉谷積山、而犯瓜、儀、常、鎮。若在大洋、而風條東南也，則犯維揚、登萊。過步州洋亂沙，入鹽城口則淮安、入廟灣港則犯揚州，再越而北則犯入登萊。若在五島門洋而南風方猛，則趨遼、陽、天津。大抵倭船之來，在清明之後，多東北風且積久不變。過五月，風自南來，不利於行矣。重陽後，風亦有東北者。過十月，風自西北來，亦非所利。故防海者，以三四月為大汛，九十月為小汛，蓋有備而無患也。謹按：我洪武爺最惡倭奴，嘗欲命將出師，剿滅其國，倭奴遂畏咸服罪，進金葉表文投降，始赦其罪。然而海禁最嚴，今奸商嗜利，閔不》死，競以違禁等物至彼販賣，深可痛恨。近日竟有以《大明一統志》及《武備志》渡海求利者，罪不容於死。此等奸商即宜梟示海濱，雖加以赤族之誅，不為過也。當事者其知之。今將救荒良法數種開列：讀者廣為流傳，真大功德事也。

區田圖

辟谷方 又傳寫方 又服蒼朮方

山谷救荒法 避難止小兒啼法

區田法

●本書謂湯有七年之旱，伊尹作區田，教民糞口負水澆稼。按舊說，地一畝闊一十五步，每步五尺，計七十五尺。每一行占地一尺五寸，該分五十行，長十六步，計八十尺。該分五十三行，長闊相折。通二千六百五十區。空一行，種一行，於所種行內，隔一區，種一區。除隔空外，可種六十二區。每區深一尺，用熟糞一升，與區土相和，布穀勻覆，以手按實令土種相著。苗出，看稀稠存留，鋤不厭頻。早則澆灌；結子時，鋤土深壅其根，以防大風搖擺。每區可收谷一斗，每畝可收六十二石。今人學種，可減半計。其區當於閒時旋旋掘下。區種之法，本為御旱，如山原地土高仰，歲歲如此種莖，則可常熟，唯近家瀕水為上。其種不必牛犁，但鋤鑿壅斷，又便貧難。大率一家五口，可種一畝，已自足食。家口多者，隨數增加。男子兼作，婦人童稚，量力分工，各務精勤。糞治得法，澆灌以時，用省而功倍，田少而收多，實救貧之捷法，備荒之要務也，名伊尹井田圖。常見一守教民行之，每地三五畝周之以垣，垣下樹桑，中穿一井，溝渠四達，桔槔俱備，嘉谷嘉□，種植中滿，一夫一婦，盡力灌溉，雖遇凶年，而數口之家，可以無饑，不慮於流亡轉死乎！

辟谷方

此方出於晉惠帝時，黃門侍郎劉景先遇太白山隱士所傳，曾見石本，後人用之多驗。今錄於此：晉惠帝永寧二年，黃門侍郎劉景先表奏，臣遇太白山隱士，傳濟饑辟谷仙方。上進，言臣家大小七十餘口，更不食別物，惟水一色。若不如斯，臣一家甘受刑戮。今將真方鏤板廣傳。見下：

大豆五斗，淘洗淨，蒸三遍，去皮。又用大麻子三斗，浸一宿，漉出蒸三遍，令口閉。疑作開。右二味，豆黃搗為末，麻仁亦細搗，漸下豆黃同搗，令勻，作團子如拳大，入甌內蒸。從初更進火，蒸至夜半子時住火，直至寅時出甌，午時曬乾，搗為末，乾服之，以飽為度，不得食一切物。第一頓得七日不饑，第二頓得四十九日不饑，第三頓得三百日不饑，第四頓得二千四百日不饑，更不服，永不饑也。不問老少，但依法服之，令人強壯，容貌紅白，永不憔悴。渴即研大麻子湯飲之，轉更滋潤臟腑。若要重吃物，用葵子三合許，未煎冷服取下，其藥如金色，任吃諸物，並無所損。前知隨州永順，教民用之有驗，序其首尾，勒石於漢陽軍大別山太平興國寺。

又：傳寫方

用黑豆五斗，淘淨，蒸三遍曬乾，去皮，細末。秋麻子三升，溫浸一宿，去皮，曬乾為細末。細糯米三升，做粥熟，和搗前二味為劑。右件三味，合搗如拳大，入甌中蒸一宿。從一更發火，蒸至寅時日出，方才取出甌，曬至日午令乾，再搗為末。用小棗五斗，煮去皮核。同前三味為劑，如拳頭大，再入甌中蒸一夜。服之一飽為度。如渴者，淘麻子水飲之，便更滋潤臟腑。芝麻汁無數字誤白湯，亦得少飲。不得別食一切物。

又：服蒼朮方

用蒼朮一斤，好白芝麻香油半斤。右件將術用白米泔浸一宿，取出，切成片子，前香油炒令熟。用瓶盛取，每日空心服一撮，用冷水湯嚥下。大能壯氣駐顏色，闢邪，又能行履。饑即服之。

山谷救荒法

黑豆一升，貫仲一斤。右貫仲細剉，與豆相拌，斟酌著水，慢火煮熟，去貫仲，日乾翻覆，展盡餘汁。空心日啖五七粒，食松

柏草木枝葉，皆有味，可飽。
避難止小兒啼法